

立柱特快讯

副刊

FU KAN

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

3版

参加解放伊克昭盟几次战斗的回忆

□杨挨成 口述 李瑞 整理

序言:

杨挨成于1948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现年88岁的老人精神矍铄,你也许更想不到,2010年初夏,一次意外使老人颈椎受伤,手术后,曾一度瘫痪。老人凭着坚强的毅力,硬是坐起来!如今,他不仅自己吃饭,还能拄着双拐,乘坐电梯到小区物业参加业主会议。

多年来,杨挨成老人一直保持当部队的生活习惯,把自己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位1950年入党、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人,能一穿不落的背诵入党誓词。这段时间,每天上午用残疾的手抄写一小时的十九大报告,全文抄写十八大、十九大党章和宪法。

“唱支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杨挨成老人每逢佳节、生日聚会等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他用歌声表达他们这一代革命人对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歌声中,记者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

下面是我根据老人的口述,整理了他对参加解放伊克昭盟那几次战斗的回忆:

1950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我们住在绥远省伊克昭盟准旗镇区散包乡可沟图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年长地种地,母亲是养活不了的人。

大哥二哥被国民党抓丁后,我从虚岁13岁起,开始给别人家打零工,虚岁16岁那年,开始给新民堡乡里一个村的大地主张大娘打长工,一干就是三年。1948年10月份,我跟大娘王家她割草时发生争执,被打了一顿,我找张牛奶奶的大弟张三理论,又怕打不过,真惹不起,于是把大哥打了一顿。

当时,正是平津战役时期(平津战役1948年12月5日开始),伊东支队奉命驻守绥宁晋察西省司令部命令,配合陕北野战军18兵团主力部队攻打包头以南的平洛路,为了确保平洛路到了达拉特旗,他们沿路宣传党的政策,鼓励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12月24日部队驻扎在新民堡的梁口村,我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伊东支队一大队二中队的一名骑兵战士!

至今我清楚记得,报名参军时,班长周登宏找我谈话的情形:“小鬼,你是甚麽军?参军后有甚麽要求?”

“我参军是为了报仇打仗是为了养活家人,希望我参军后能够帮助我的家人;我离家已整整三年,想见我的父母。”

班长答复,咱们部队是穷人的军队,全国解放后,要执行土改,今田地,当地群众会把你报仇的!你参军了军人就是军属,你们家有困难,当地政府会给予经济的帮助!以后部队路过你家,还会让你回家!

参军那天,全班把积余的粮食向老家卖了几只鸡,吃饭时,老兵们怎麽这么齐?他们把碗里的肉都夹到碗里。我含着眼泪吃了那顿饭,从打工以来,多少次了,从没有吃过一次肉,没有得到这么多爱!那顿饭鸡肉连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饭!部队随即把积余的六斗黑豆托人捎回家。

1949年3月份,部队攻打平洛路过我家,我提出回家,当年只有23岁的学生出身的指导员孙子民解释说,回家会给人家带来麻烦。他派

人把我父亲叫来,和我偷偷会面,从父亲那儿我知道,我参军后,当部队里起义的达尔特旗盐湖区参令白音昌汗命令司令图呼大地主王在成(我家祖种他的地)拿出6斗谷子救济我。

我服从了,我转业到地方听说老乡说,门肯梁民兵队长柴梁宝在斗牛场牛奶大会上替我发了工资,捐了伤。

我提出的三个要求,部队都帮我实现了!

参加攻打大树湾的战斗

参军的第二天是12月25日,我就参加了攻打大树湾的战斗!26日,我逮住了张牛奶大的花!

伊东支队归队陈甘宇晋

绥达支队司令部管辖区,伊东支队下属有准一团,支队警备组。骑兵一大队一队共计1300多人,该支队在司令王锐(蒙古人,蒙名不记得),副司令高平,政委高增培,参谋长谢友德率领下,于12月25日去攻打位于大树湾王永贵寨子(原王永贵)22军四师148团(靠云)匪部。

攻打大树湾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战斗打响后不久,张四九率少部队向西挺进并占领了王永贵寨子还有副团长魏灵光坚守在寨子上,部队向南逃。

我骑马一大队,二大队把四九残部追打到大树湾王永贵寨子布满了沙砾深处,返回王永贵寨子继续追击寨子里的敌人。

从25日晚上到第二天亮,死守在王永贵寨子的敌军在北面城墙的底挖了一个大洞,企图逃走。哪里能逃出天?天刚亮,我看见张牛奶大的花从寨子上跑出来。原来张牛奶大的花在寨子里张牛奶大的花是驻守新民堡的民兵团自卫队队长,我立刻向二中队队长李生才报告,李队长问我是否能逮住这匹马,我肯定地回答:“能!”

我跨即上一匹马,追到花马跟前,跳下马,追着花马,冲着花马“嘶嘶嘶”连叫几声,花马立刻停下来,我走近它跟前,去摸它的头,它也亲昵着我的手,我顺利拉起缰绳,它颤地跟着我走,我追上张牛奶大的花!

这匹像画里画的那么漂亮,它奔跑如飞,在滩上很有名,这匹马从人牵起,张牛奶大就十分关爱它,喂豌豆,张牛奶大把它当作宝贝。我也很喜欢这匹马,因为经常给它喂料,知道它的习性,所以轻易而顺利地抓住了它。

这匹马像成了李队长的坐骑,高司令想用自己的坐骑红黑大骡和他交换,但他没答应。这匹马跟着李队长一直到1950年冬和四五五骑合。

战斗很快结束,26日上午,队伍歼灭了魏灵光匪军,在北面城墙的底挖了一个大洞,企图逃走。哪里能逃出天?天刚亮,我看见张牛奶大的花从寨子上跑出来。原来张牛奶大的花是驻守新民堡的民兵团自卫队队长,我立刻向二中队队长李生才报告,李队长问我是否能逮住这匹马,我肯定地回答:

我跨即上一匹马,追到花马跟前,跳下马,追着花马,冲着花马“嘶嘶嘶”连叫几声,花马立刻停下来,我走近它跟前,去摸它的头,它也亲昵着我的手,我顺利拉起缰绳,它颤地跟着我走,我追上张牛奶大的花!

这匹像画里画的那么漂亮,它奔跑如飞,在滩上很有名,这匹马从人牵起,张牛奶大就十分关爱它,喂豌豆,张牛奶大把它当作宝贝。我也很喜欢这匹马,因为经常给它喂料,知道它的习性,所以轻易而顺利地抓住了它。

这匹马像成了李队长的坐骑,高司令想用

自己的坐骑红黑大骡和他交换,但他没答应。这匹马跟着李队长一直到1950年冬和四五五骑合。

战斗很快结束,26日上午,队伍歼灭了魏灵光匪军,在北面城墙的底挖了一个大洞,企图逃走。哪里能逃出天?天刚亮,我看见张牛奶大的花从寨子上跑出来。原来张牛奶大的花是驻守新民堡的民兵团自卫队队长,我立刻向二中队队长李生才报告,李队长问我是否能逮住这匹马